

我心裏的稻草人

作者：厲流



大廳的吊扇在轉動；扇下的父母與女兒正坐在圓桌旁；筷子在碗碟間穿梭，視線落在電視機的顯示屏上；一個啤酒罐倒在碗碟之間。這個晚上，偉文並沒有參與飯局，他獨個兒走進自己的房間，告別客廳的家人。

偉文坐到桌前，細心的取出數張原稿紙，煞有介事地把紙放到桌面，然後慢慢地撫平紙張，像開壇作法一樣，慎重地取出最愛的鉛筆。最後，偉文凝視紙上的小格，要看出神似的，專注地思考，預備落筆寫出連日苦思的內容。

為何要寫這篇小說呢，偉文想，對了，因為看到雜誌徵稿。題目為「書寫我城」。

因為寫作，偉文記起大家都在談政改的事情，然後他就開始思考政改。腦袋裏，他並沒怎樣思考過政治的事情，大都聽取主流意識。他知道自由與民主都重要，可是問他甚麼是自由，如何是民主，卻沒有答案。不過，偉文很清楚，政改是「超錯」的，但如何把「超錯」的概念解構，然後重構成一則小說，這害偉文想了很久，最終也想不通。

為了尋找靈感，偉文在烈日之中，遊走於城市裏的小巷，四出尋找可寫之事。不知怎樣，他看到街頭

的店舖，想起香港的小吃，於是就想寫寫小吃，寫點地道的，反映香港本土文化。偉文認為，喜愛草根，還有愛本土文化的情懷，是一種不隨波逐流的表現，另類的品味，也可謂一種真知灼見，如此寫成小說，有何不好。於是，他解構了香港小吃的特點，重構成一篇愛情小說。想着想着，他覺得，一年當中，有十篇八篇都是寫相似的內容。

如今，偉文終於要下筆了，他不再思考政治，不再尋找小吃，他決定寫一則童話。故事內容，偉文覺得並不重要，而故事人物及對話，也不是重點。對偉文來說，這童話的價值並不取決於技巧，而是內容的深度。雖然以深度為前提，偉文卻因神來之筆，一小時便寫成了二千字的小說。然後，他一次又一次的細讀自己的作品，每一次都感到滿足，覺得故事成功地解構了香港的次文化、後殖民現象、霸權主義、民主發展、本土化、文化與自然保育，最終以後現代手法重構成一則自然派小說。

偉文滿意地把小說以電郵發給雜誌編輯，然後為自己在房間裏關注過香港各大事項而感到自豪。最後，他打開了房門，掀起微笑，昂首步入大廳。

偉文跟望着自己的爸爸點頭微笑，爸爸便拿啤酒罐丟他。☹